

集古今佛道論衡序

唐龍朔元年於京師西明寺寶錄

星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樊籠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攝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閭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感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爭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飭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卒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訪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玄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體而号聖守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二 道開

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十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万惑於是鏤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翫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路含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枯穴能事既顯獎務弘通玉闕揚正道之秋金陵表乘權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園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味味黔首無敢抗言璫璫黃巾時褻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斑馬隆其衰敗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理難迴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榮疎通邪辯逼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三 張

旦張葛交論寔繁故商確由來銓衡叙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摠會聚之号曰佛道論衡分為甲乙四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唐西明寺釋氏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植辯道論附

晉孫盛老聃非大賢論附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興廢故述其由事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群臣論佛理治致太平事四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道先後事五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奉老子事六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後漢明帝感夢金人騰蘭入雒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事一

漢法本內傳大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問羣臣此何為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也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西雍門外為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万騎繞塔三匝又將畫釋迦立像乃於南宮清凉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廣如坐子所顯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倫志存開化承蔡愔使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為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

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

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

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

教義帝信重之暨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

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

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岳十八

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

上言臣聞太上无形無名無極無上

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

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

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

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

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

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咒無不綜

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

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

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

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技一則聖上意

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

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

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

令宋庠引八長樂宮粉以今月十五

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

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

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

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

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賣靈寶

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

十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

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百三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

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

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遠子經而泣

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

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

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

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真偽便

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

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

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禁不

應各懷愧惡南岳道士費材才自憾

而死太傳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

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

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

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

神變于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繞

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善惡諸法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

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八人出家陰夫人王嬋好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

至月未已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寺七寺安僧在

城邑外三寺安屋在雒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初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

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門供養

前魏時吳主崇重釋門為佛立塔寺因問三教優劣事二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

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

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

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

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

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焰曜宮殿臣主驚嘆信情發起因為造

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尋下勅問

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

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

五岳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射才等在會

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

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

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号素

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

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心學歸

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

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誦焉若將孔老二教遠方佛

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

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鈞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極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平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慾可忍无耳自可闔然猶枯竭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省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伴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虫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虫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至王恣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年三百歲卒

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茲詭以欺衆行妖置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孫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鵝入海為蜃當徘徊其翼老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龍黿為群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也而頗為疋夫所因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礼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謂歟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

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舍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之宗極也遂制轉讀七聲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悟法應乃慕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製音傳為後式梵聲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搜仙錄茲安多奇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頃獲閑居後申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於靈衢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矚焉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捐讓與于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呂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尤吉

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否道還於佳陳
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合影響
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大賢庶幾觀象觀象知器知器豫龍
豫龍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
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
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享欽
冥而不能冥況寂而不能寂以此為
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
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
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拙峙林壑若巢
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
柔愛剛漬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
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詞不復尋因應
之適觀矯枉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
斷駢拇枝指之喻其義乎聖教者是
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
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

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
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
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
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
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
作而万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
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屢所耳
亦猶匿怨而於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
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為事而老
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
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
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
其樊威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為欲
著訓戎狄宣導殊域乎若欲明宣導
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
適之舉諸夏凌遲敷訓所先聖人之
教自近及遠未有輶張遐嶮如此之
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
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
有餘觸地元吉何達天心於戎貊如
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

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
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
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
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
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
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教
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
繩湯武不擬捐讓夫豈異哉時運故
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
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
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評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
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
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
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登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
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
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

獨貴於无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盛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碩鷁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舊識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為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為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在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絕學所

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蔽所未能通者也道冲而用之又不足盈和其光同其塵咸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眾師錫疋夫則馭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震濁位復速遁西戎行止則昌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忽恍又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與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

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為何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害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開梟鴟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奸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梧擊殺掘毀駁正說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壹而絕素嘉穀乎後之談者雖

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毛於殺

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又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

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万物如斯

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

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皆實抗

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

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

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

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聞潛

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

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

知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

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

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

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

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

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

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

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

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

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

聖人之道廣大悲愷矣猶日月懸天

有何不照者哉孔氏之言皆絞於六

經矣寧復有所隱之侯佐助於騁周

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焦火不

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恠微詭之言尚

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又下

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

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

云元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

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

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

鄙見所未能通也

集論者曰盛字安國有說云即東晉

名士綽之後也祖即魏名臣之子荆

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為

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秘書監散

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

常以為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

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

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式瞻孟軻孫

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一代

之成敗明鑒誠作來今遂歷心博綜

撰考諸事疏著晉陽秋庶擬前賢以

美道訓傳本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

掌國史竭意經論一時名作是稱良

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十五年

上之詔曰得上故秘書監所著書省

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亦一代

之事輒勅納之秘閣以貽于後潛襲

父爵參驃騎將軍諮議參軍見于晉

紀盛凡著述備知別集品評老氏中

賢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

墊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

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去

學古語曰生知之者上學知者次王

何所位典建鴻猷故班固叙人九等

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

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極聖

亞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

鈍故智用有漸頓威叙老非大賢聖

周襄陽遁於西南而實死狀風葬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故述其由事三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弥殿加以飭績別構講堂禪室沙門座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託跋珪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不末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八日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明樓散花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與李術為立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偽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投井中密欲加滅皓有才略太武信用國人以為摸楷盡所狀信道士寂謙之與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

賤咸重肅乃軍逼涼境徵高東還既

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事高為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肅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讒任疑太子肅驚覺大集群臣說神告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肅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城內安遠百姓富昌宜定制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脩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寔先得寵於肅恐是篡政有奪威權又謂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事不早除必為巨害肅納之即勅

取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于

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之二十二年也余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香起便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感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皓於此繼以新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法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後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弓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殺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肅惑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慧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末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汙足而色逾鮮白世

号白足和上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慧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去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屬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肅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時北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肅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延始入殿頂礼足下悔其僞言各始為說法明辯因果肅於是生大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群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寢二人次發惡疾肅推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車官使十人於車上更采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理出口而采之自古三公戮辱未之過此之甚遂誅諸姻親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肅崩孫潘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成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集群臣論佛理治致

太平事四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一 第三十六

旨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弥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齊俗為政必求性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尤為名理並足開贊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道周顓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粲顓等或宰輔之胥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潘深遁崇遠

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與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嚙亦无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由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例飯時有竺道生法師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

見諸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沙門道士對論叙佛

道先後事五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一 第五十五

七

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略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万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官等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道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取對論帝曰佛為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為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函關令尹喜西

入化胡斯足明矣

法師曰佛以周

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迫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覓不見遠索孔子有三僞上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僞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知何假卜乎法師曰惟佛是眾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時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

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

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邢藥散

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

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

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加斌

極刑時三歲法師菩提流支諫乃止

配徙馬邑

梁高祖先事黃老後歸信佛下勅捨

奉老子事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

四十九年雖億地務躬而卷不釋手

內經外典因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

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衣寢處虛

閑晝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

巾初臨大寶即倫斯事日惟一食永

絕辛糲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

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

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

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

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

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
圓最聖發慧炸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燦靈儀於像外度
羣迷於慾海引舍識於涅槃登常樂
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
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
薄好生厭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
輝鶴樹闇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遇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
道無虧弟子經值迷荒耽事老子歷
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
反今捨舊賢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
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同
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
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
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
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

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
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
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
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
宗族宜反為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
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元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
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
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
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
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
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
无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
瓦波若之利刀取涅槃之妙果汎生
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
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
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无盡並冰
清日盛霧豁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
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
如使桐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

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乎京洛恒星不見
周鑒娘微滿月圓安漢感育夢五法
用傳万德方兆華俗潛故贊扇高風
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
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
負哀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
礙辯以接黎庶以奉願力攝受衆生
故能隨方逗藥示摧因顯崇一乘之
旨廣十地之基是以万邦迴向俱稟
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
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備
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道
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
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因伽藍精
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目
昔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
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
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
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
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

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第三十四卷 昌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下勅廢道教事七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
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
之士封門受錄遂安加穿鑿廣制齋
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
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
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
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
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
校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益或飛或
轉祝諸梁木或橫或堅沙門曾不學
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關貴賤移心
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
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
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
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
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
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
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
寂下坐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佛鑒一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第三十五卷 昌

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啜
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
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
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
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
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
可扶舉將來於是合眾皆憚而怯上
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
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
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
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
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
向祝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
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益祝之諸道士
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
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
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
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
自号為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為外
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
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
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
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第三十六卷 昌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極崇趨
躐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甜慈悲永
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
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
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
出家未發心者可令剃髮令曰斬首
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
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
矣帝諱詳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
子也嫡兄澄急慢為奴所害詳襲其
位代為相國魏將曆窮詳築壇於南
郊筮遇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
像一瀉而成魏取為禪文魏帝署之
即受其禪為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
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
僧尼溢滿諸州多夏供施行道不絕
時稠禪師問歲帝曰檀越羅刹始臨
水自見帝從之觀群羅刹在後於是
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辛葷
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
礼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

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殿而授焉先

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

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

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遥

曰高詳託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

曰高詳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今來

何為曰取經函僧曰詳在寺嬾讀經

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

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

忽謂帝曰我去今後來是夜癡人死

帝尋崩於晉陽焉

著作王邕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介

妄言之引列子述商太宰問孔子聖

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在

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謂言歸歸於佛

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

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

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

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

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

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

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

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事事如此依齊書錄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星

唐西明寺釋氏

周高祖登朝論屏佛法安法師上
論事

周祖平齊集論毀法遠法師抗詔事

周祖東巡滅法已久任道林請興

佛事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

隋高祖下詔述絳州天火焚老君

像事

隋兩帝事宗佛理票受歸戒事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

上論事第一

周武初信於佛後以識云黑衣當王

遂重於道法躬受符錄玄冠黃褐內

常服禦心忌釋門志欲誅弥而患信

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

罔上私達其策潛集李宗排棄釋氏

又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共相祖

醢帝納其言欲親規經過取量佛失

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

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頌

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
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
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
立衆議紛紜情見乖各不定而散至
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
簡帝心素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
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
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
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
十六部文極據明事多揚權至五月
十日帝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
蠱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安法師慧
解洞達內外淹通時号釋宗衆標僧
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
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
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
初歸宗顯本篇略云夫万化本於无
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无生无始物
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
忘故教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
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徑仁

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
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
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爲內儒教爲外道无別教宗結儒流
脩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
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
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
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
咸爲軍國之謀並是脩身之術若派
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摠而合之則
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何欲於一
化之內合九流爭川大道之由使小
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
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蠱鴻猷
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
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
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悲檀理妙域
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檀像表又非情
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
超生死遠證泥沮播闡五乘接群機
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實
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及王化而事

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
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
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
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
悟還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
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
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
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
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
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况凡夫識
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
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
不齊未日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
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測
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
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
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
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
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
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
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
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曰史記
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

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僞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為大蛇所喻弟子等安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号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為督義司馬遂掩煞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煞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賊初來學者名為鬼卒後去祭酒各領部眾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号黃初黃巾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今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至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引裕溫柔鬼神嚴厲

動為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為皎然急緩可見故略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而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新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犍所翁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鵠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猿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願无端乃去開命門托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罔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四或狹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書代德者遼遼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赤章即是靈仙訣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席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電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无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輓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擗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脩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煞鬼又造赤章用持煞人趣悅世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二 第八張星 華

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項
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
論以問臣下僚宰尋按莫敢排斥當
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
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
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
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為通
道觀學士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
勣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
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
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
科釋其前執其詞略云勣以世之濫
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為
說經誠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
鬼谷仙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
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
尚不可同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
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
出此言將是死識異道誇競佛法假
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
異論用迷惑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二 第九張星

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
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
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
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為中
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玄老未及
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
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
史老輔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
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
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
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
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
人故令脩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
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常禁宜
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
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
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
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
及其身帝通容之情无愧恧次有謁
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
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二 第十張星

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淪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俚來上表引見登殿舉手
而言曰未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
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文
友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无撓
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謁
又進曰釋李邪正即可事求不煩聖
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
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
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同
志七人於弥勒像前不食礼懺經於
七日一時同逝謁入南山錫谷自剖
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
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云
願捨此身已 速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自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來不自在 他然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
法師抗詔事第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呂前脩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慙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久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
真佛无像遷步表心佛經廣歎崇建
圖塔壯麗脩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恩惠愚人嚮信傾竭財徒為
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象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勅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諫諫難
從闕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
勅催答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淚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准曰佛法之
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
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
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空
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

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
虛空真佛帝時无答遠曰若不藉經
教自知有法者三主已前未有文字
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
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
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
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
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廟
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
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是
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
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義
安在若今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
曰魯邦之為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无
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
通行者震且之為天竺國界雖殊莫
不同在閭閻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
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答遠
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

去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
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
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聖旨陛
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脩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不可
獨廢帝又无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
所圖意感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還
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
聞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准
毀之今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
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咸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
編戶剏剏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厲氣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元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官纔經七日尋令頌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薩僧用開佛法不久帝崩國運移輦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實報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初死見周武帝大為我相聞大隋天子昔為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殍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請開法事第三

周建德六年十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叔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上主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采得辯元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

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倫納之又曰林原擅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元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元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拔彼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頃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取同五胡咸脩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到意推過去无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

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以整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為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无边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无傷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脩之則兵戈无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大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承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况父之親事輒能輕

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万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我從夏六合同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高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勸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屢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况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勸事無徵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狄戎國安民樂

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脩德福集皇基夫老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聞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介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礼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翦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文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

殊者年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今通大乘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牧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前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憂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屢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俗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民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齊形
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
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煞
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
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義無
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
之理有齊無為無為自別又若王名
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
是故儒釋為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
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兩理幽顯齊明今則
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
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
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討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
各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
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
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

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威毀功歸
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
理難常在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
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
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
善决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
於今古驗之以行事筭之以得失理
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
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 奏曰弘法
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
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
疎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
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
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
生是非尋討僣短日懷憎薄是則以
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
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
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狀
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
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
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
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為充

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
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
可食不食豈非過耶 奏曰貪財惠
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庶士所惡割
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
嘆况肉由煞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
然酒不損生何為頻制若使無損計
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
實不余酒何偏斷 奏曰結戒隨事
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
非損過由弊神餘慶生過過生由酒
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
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
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
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
飲无過不能招咎何閑斷酒以成戒
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
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
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
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
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
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

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貴其不執融心尚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万物無不是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取婦得道周隋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遶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乘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援鳥以翅翮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拙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縑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車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正万物者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袖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煞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

通万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為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鸛雀籬翔非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一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小無小而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无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

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多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元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皇不言成軌木有无任得存鷹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為卿言為日既久其間言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莫因義勢證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

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奉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懇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弘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脩設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脩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脩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人懷無畏平吐微言佛理汪洋冲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嘆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脩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

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續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脩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親覽小內史臨經公宇文弼披讀常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寢臣審覆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薨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号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毓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也改号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為得政於天下也改号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貳流俗識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所經懷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悲為皂色用獻不祥乃

至齊高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微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前蜀三寶摧碎實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贇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年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贇号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号開皇率改皂服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難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歸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實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林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惠遠法師屈赴抗詔帝元以答遂以威滅道林法師

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引召至御座對面交論二十餘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微意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哀九月內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面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破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高勅言佛教興來多曆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為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脩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崇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前說

隋文帝詔為降州天火焚老君像事

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摠萬物而為母故泥洹大教化彼耆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

足相之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磐礫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鸞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款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王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而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宅生已後唐文教迹已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頻被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衆矣略舉知之頑俗多迷疑

陽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鄆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擗院宇曾重中有宗聖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齋以處之其觀地逼南山近坡有一土臺蔭樹森疎云是老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惠解清言暗微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為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為李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為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闕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郡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流砂雖史遷浪言非為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

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趾尚存中有一冢評問者舊斯冢是誰皆莫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冢迹今遠訪流沙即燉煌鳴砂之地是也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昇經等無往化胡胡人不愛乃令尹喜為佛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正自天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無行不遠槐里死矣秦矢吊之頗為寶錄自餘虛引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聞老君化胡胡人不愛令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去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惟遠後進未廣安能博論想有識者願此懷諸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

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涼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郝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召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見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目追念阿閼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

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硃提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何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之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詐在自古皆余備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傳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既非遜故略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弥隆前政昔居晉府咸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号王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摠歸晉邸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礼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顗定門幽秘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加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眾僧下

晝憂問愁慙委曲遺錫糧粒并諸法
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在日故每至
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
緣情款莫二自古帝王於師珍尚無
以加也至於李老符錄曾無預懷致
使交論與言絕於微言故無所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事
勅賜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唐西明寺釋氏

星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利益事一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道是佛師事二

道士李仲卿著論毀佛琳師抗辯事三

太宗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四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五

辛中舍著齊物論淨琳二師抗釋事六

太宗問琳師辯正論信毀交報事七

太宗幸弘福寺手製額文并叙佛道後先八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開化令焚除事九

太宗詔焚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士辯教事

大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師奉對事一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弘隆

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

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

至於道觀無間於俗武德四丘有大

史令傳弄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

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

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訛誕言妖事隱
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
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二 第三張

五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
詔問僧曰棄父母之孺駿去君臣之
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
損益二宜請動妙適有濟法寺沙門
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舉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
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
四趣茫茫飄輪欲海三界盡盡顯隆
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
大聖為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
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
王種諦思變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
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
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顯
駿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
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
主而心載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
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
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損
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
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亦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
京室間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
昌言胡鬼之誑佛日翳而不明僧咸
阻而無力於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
者非一各踈佛理曲陳邪正琳閱衆
辭多引經教琳因謂衆人曰此引皆
是弁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曰破
邪終歸邪破琳情契玄機獨覺千載
器局天授博悟生知觀作者之工
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
有四大而道居其一案前漢藝文志
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俱未
暢達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
果理涉旦而猶昏命報玉乘義經丘
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冥塊三才之俗
謨詎免四流浩瀾為煩惱之波六趣
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窮
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寂寂出玄之又
玄所以見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
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金蓮捧足坐

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
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
神森然輔衛演渥解則地現六動說
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
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
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
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為法王也豈
與襄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
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二十餘紙自
琳論出冠絕群篇家藏一本心口成
誦並流略之普華史書之藻鏡茂譽
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
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禁達所知
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落儲
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
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弁奏狀因之遂
寢得使釋門重啟琳又其功東宮庶
子虞世南詳所上論為之序胤光價
之顧又重由來琳姓陳氏類川太丘
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又為縣人焉
少出家住荊州奇溪山玉泉寺博通
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
聽以觀皇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

有阻素風不勝其妄親事觀閱史云
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氏死於槐里
二說紛紜名實乖舛故西窮砂塞絕
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
訪耆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宗乃尹
喜之宅延老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
西尹長樂者村中魁岸即尹令之後
事佛不事道也余往問焉習言我祖
結草為樓於上觀望故曰樓觀本非
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
不往流砂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
不事紂懲任彼黃巾高仰尹李致有
符圖章顯代代繁廣道德宏旨豈其
然乎莫不厚生存利非老殿宗琳慨
其謬妄方欲窮討根源若非共任之
憂無由得成採贖即戴冠服褐從其
靜館為述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荊楚
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蒞括情抱秦川
道學鱗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概而已
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
黃庭黃書之秘天文天圖之術服氣
練尸飛丹糗液莫不說如指掌寫述

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軋世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文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略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

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進喜踏駁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遂依而抗拒引道敬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冒同凡聖及

太宗覽論誠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

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偏意數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即李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瑣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二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真堂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東法師隋煬所珍道俗

敦敬衆所樂推以為導首於時五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

天子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敢酬抗乘雖登

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

一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先敷帝德既軍末陳唱冠徹前通乃命宗日上

天下地其貴在人榮位綠業必宗佛聖今新叙大致須具禮儀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

皇儲已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踟蹰許聆清辯乘前開帝德云

陛下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先問道云先生廣立道宗高

邁宇宙向釋道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此道者為更無大於道者

答曰天上天下唯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

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云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

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

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無別法法於道者難曰道法自然自

然即是道亦得自然還法道不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難曰道

法自然自然不非法道亦可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自然自然

即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法於天天即

是地然地法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

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在座周樟神府抽解無地

但被無答當時榮貴唱言道士遺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

蹄響風飛應機河瀉於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認戚

無報博士祭酒張侯愕視束體轅門
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
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
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
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
師父佛乃道之弟子故佛經云求於
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
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
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
可知乘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
海之比鱗洲躡乃周末始生佛是周
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年所
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
敬王時道乎鈞虛驗實足可知也仲
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
舊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
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
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計古道者為
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
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

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
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為德及
物為道王充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
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
王充論衡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
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道寧異
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苦詞豈有頭戴
金冠身被黃褐躡垂素屐手把玉璋
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
王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
不載大羅同焉有之說王京本土是
之談言畢下座乘介時獨據詞鋒舉
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謂一
席揚扇足為萬代舟航可尚可師立
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
念之恩道籍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
氏彭城人也有陳氏之時早經師訓
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論之美光華
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帝昔
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
遠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
舉召入王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
其儀相魁岸眉目高朗貌體時事不

在思量鋪詞摘藻俊逸終古自寓內
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楚
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據才學
涌於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
乘於斯伍聲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
義門法將盱衡而對雖伯電舌而卷
群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帝初在
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手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雒邑召往
東都厚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
旦末遼海襄平無不預從戎麾對晤
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宇內獲舍利
擬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粵自
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逐郊闡
及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
擁素風皇泰初元珽崇敬重內置道
場晨宵觀接開明建始鄭重相仍齋
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四年蕩定
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都
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
仍舉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
高衆望又處其資在京住勝光寺以
勝光寺主僧珽法師即隋煬國師智

者顓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聲道

震方出 帝氛侵廓清 太宗素襲

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

任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亦

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一切休寧

居一乘之後流遐忘返於茲累代今

文帝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

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沙門法琳前造

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

並入勝光乘達帝城弘道無倦福智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新論猶未筆

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

二嚴與時俱積勝光北院寶塔高華

削乃因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

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

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畫續環奇

一奏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

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及本之俗

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功

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

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

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勇注

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

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

若河傾名兒如摘錦能使智人傾心

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

頽內外兼明携諸夙老隨駕陳表乃

清耳聆聆逸辯不覺暑度形疲自餘

上諫事第四 貞觀十一年 駕巡

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

昏漠但聞寫逆輕使莫知筌緒然為

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

棄榆始逢太平之世兒侵蒲柳方值

人慈育以濟度為心言問所流惟存

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

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

贊悅不及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年

貽訓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

將八十終於勝光帝深悼惜賻贈榮

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

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

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法琳

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

余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

法師著辯正論以抗事第三

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

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

武德九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

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上奉以周旋豈敢非詔尋老君垂範

喜猜忌佛法恒加訛謗與傳弄唇齒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

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

結構誅翦釋宗卿著十異九迷論喜

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

館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

顯正論仍託傳氏上聞天聽孟春下

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異當年之

德而養件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

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放還衆

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

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

弄五千之妙門及同張禹慢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
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
僧居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
如不陳奏何以表目子之情謹錄道
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
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
郎岑文本宣 勅語僧等此事久以
行訖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是暮
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實勇身先
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罪
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惣持
寺沙弥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
有聲遠近通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
嚴榮形心衣鉢自隨淨瓶常執不
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難鏗
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
逼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
法雅躬為募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
實於衆中太哭云雅是魔賊攝而歐
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因周行講
肆不除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下
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

在僧前實勢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
琳等十餘人隨願上表以死上請不
許之實曰深知明 詔已下不可轉
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染
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
見死者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
不以重身輕聖何名師資乎乃閉口
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如彎弓箭下可
選地耶任後量嚴省事為要言已卒
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
學者詳論事第五 貞觀十二年
皇太子集諸官目及三教學士於弘
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
斯嘉會會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
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
秀時英下令遣典抗論晃即整容問
日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
日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兩
花假近開遠為破二之供基作明一
之由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
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第
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
弟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日向不云

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
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
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
目昔有二人一名地奴道帝志掃一名身子一
聞于解然則地奴再聞不悟身子一
唱于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
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屑何以可領淨
日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瞽其智抑亦有
之晃曰野于說法何由可聞淨日天
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現迷謂人為
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者心存道黨
潛扇斯玷日承聞佛家無淨法師何
以講斯淨啓令日如來存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日涉
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
平何謂平乎佛為通日以我不平破
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
尔以淨之淨破彼之淨彼得無淨即
淨無淨也於時皇儲語祭酒日君既
勸說真為道黨淨啓常聞君子不黨
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
坐歡躍今日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淨

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屬其神
銳也尋下令日紀國寺慧淨法師名
稱高遠行業普聞細紀伽藍必有弘
益請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坐事
復下書與普光及以淨所廣述寺綱
住持惟人在寄等事也淨本趙郡房
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
代儒宗冰略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
卓明文雄機論操放乘時構采少出
家遊學三河不專師傳於大小乘探
賾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優柔教
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
文讎按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
為敘述古來詩人雅什雖多罕登百
二群昆重其慧悟服其品藻遂勸續
詩英華自梁高齊宣已下逮于皇運
為編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
俱舍毗曇大乘莊嚴論等咸為著述
各三十卷法華已下行用諸要亦繕
疏述令成誦之并注經集論不能委
述貞觀嗣寶率伯成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寮案預聽法

遊曰下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
事匪一學罕兼通淨之陳迹可謂玄
儒並驚所以吹蕤易發光華莫不由
此年逾綬心風疾交集然猶憑几談
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
嘗疾甚無計可投承聞病是著因固
當捨著遂召五眾一切都捨夜覺有
間晚又重發依前都捨疾間亦然今
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有為命而
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年
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淨今悟之
任時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
迎送禮遇不變恒倫至於同法論難
知窮引通不吝前人代即目聞見
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化履歷具
見續高僧傳 太子中含辛謂齊物論
并淨琳二法師抗拒事兩首第六
太子中含辛謂學該文史誕傲自矜
心在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略
釋宗時有對者謂必碎之於地謂僧
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
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
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

聯環幽難効以縱橫揆藻紛其駘驛
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
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
音演說各隨類解觸動衆生皆有佛
性然則佛施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
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
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
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為子
略陳梗槩若乃問同荅異文郁郁於
孔書名一義垂理明明於釋典若名
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荅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為提撕
夫以往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為無
不為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弃智
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
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
解乃既空談荅曰誠如來言亦須分
別竊以道遙一也鵬鷃不可齊於九
萬榮枯同管椿菌不可齊乎八十而
沉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
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
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庭樞

亂其橫堅施屬俱其妍媸斯由相待
不足相棄可忘在生所以絕其有封
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
別即五分別子余五分別矣君子劇
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
文誠矣深可慎哉論曰諸行無常觸
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
淨受於重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無
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
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
乎新故相傳假重修以成淨美惡更
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
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在釋玄同東
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曰續見截鶴庸詐真如草化蜂飛
何居弱喪 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
重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美
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
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
淪惑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
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
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
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

藉以受業家門勿從是寄希能擇善
敢進荀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
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 有李遠
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
示沙門法琳請廣其義類琳乃答曰
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
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
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
問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論美
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隨
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
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
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隨分別
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
數分別之見不立於內無心誘引之
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
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
二是非不立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
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
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
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

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
無成道之聖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
妍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
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
被弱衷由是同歸四智廣量真如以
之自顯自顯也者惟微惟彰同歸也
者孰求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
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
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
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
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
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正聖尊可
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鼈陵於駿驥欲
觀渤澥更保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
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
也且王導周顒宰輔之冠蓋王濛謝
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
謝客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
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
以持身濟俗者莫過於釋氏之教及
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
談如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
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

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泯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於現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七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兩素嫉釋宗陰上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誘訕 皇宗罪當誦上太宗聞之便下 勅沙汰僧尼貞減年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人別鴻臚檢閱情狀見有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答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肥毀我祖祚謗譏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

追遠慎終昊天靡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疎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誦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刑于四海又云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二十餘列具狀奏聞 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日有念觀音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念之誠及刑期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冰炭交懷惟祈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彰勇橫逸曾懷頓云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頃季擾攘四海佛騰假毒流行干戈競起興師

相代各擅兵威臣倭君荒不為正治過絕王路固執一隅自皇王吊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 勅治書侍御史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且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且琳所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在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遂不加罪下 勅徙於益部僧寺於時朝廷上下知英構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庶俗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旣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閑咒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奸

經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狂
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
子門有姪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
眉奮杖無憚憲章健美未忘觀繳在
慮斯原不殊至教式虧請真嚴科以
懲姪姪有 勅追入大理竟以狂狷
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極其死晚可謂
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文帝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
後事第八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太宗文帝躬幸弘福寺於時僧衆並
出廣候遠聞 勅召大德五人在寺
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
本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泣乃手
製願文曰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
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衆若
夫至理疑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
機攝訪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
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譬
疊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
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
躡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
荼毒之痛在乎茲日敬養已絕萬恨

不追究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
歸依 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
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其功德奉為
先靈願心悟無生神 遷妙喜榮紺
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
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常食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
斯願 帝謂僧曰此以老君是朕先
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師
等大應懷懷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
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重
恩安心行道 詔旨行下咸大歡喜
豈敢懷懷 帝曰朕以先宗在前可
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來何處別造
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戰場
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
定戰場之地並置佛寺乃至本宅先
妣唯置佛寺朕敬有虔所以盡命歸
依師等宜悉朕懷彼道士者止是師
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
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
平也僧等起謝 帝曰坐是弟子意
耳不迷不知天時大熱房宇窄狹若

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
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下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
令焚除事第九 貞觀二十一年十
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
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為
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
及國家檢田令云道士通三皇經者
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令諸有令式不
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
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
惠元問有此言不惠元答云此處三
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
然為之一字聲有平去若平聲讀之
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
理無妨且等以為惠元所說不乖勸
善然此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
羣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
云依識三皇經今與老子道德經義
類不同並不可留以惑於後 勅旨
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
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於時省
司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

部廳前于尚書誠以火熱一時灰燼
昔宋時鮑靜初造三皇被誅今仍宗
尚改三皇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
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遇大
唐聖帝體其偽妄故與焚除近如大
業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
年不言改涅槃經為長安經將欲入
山巖中於時條制不許出城門候見
其內者黃衣又獲新經執送留守及
至勘校政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所
共同委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
彼輒介制經寫於藏篋無人檢勘誰
辯偽真且所造者文義淺俗濫引佛
經讀者無味不足觀採至如南華幽
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也

文帝詔令焚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
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
崇盛且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
已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
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
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

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即下

王二

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於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
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
別參識詳覈道德經乃句句剖析窮
其義類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
等並引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
契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
通明道教如是言議往還累日窮勘
出語渙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
或誦無得無待名聲雲湧實質俱虛
契曰諸先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
說四諦四果道經不明何因喪本虛
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有多義義
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陷
倫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
問莫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
道但是一義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
得引佛義宗用解老子斯理定也是
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
維摩三論是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
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

王二

奕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成誦在心
由來不恠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契曰
佛教初開深經尚擁老談玄理微附
虛懷盡照落空滯而未解故肇論序
致聯類喻之非謂此擬便同涯極令
佛經正論繁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
諧會然老之道德文止五千無論解
之但有群注自餘千卷事雜符圖蓋
張葛之骨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德
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
至如何晏王弼嚴遵鍾會顧歡蕭繹
盧景裕輩處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
老經指歸非一皆推步俗理莫引佛
言如何弄置舊蹤越津釋府將非探
蹟過度同夫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
無言以對遂即染翰綴文厥初云道
此乃人言梵云未加可以翻度諸道
士等一時舉袂曰道翻未加失於古
譯昔稱菩提此謂為道未聞未加以
為道也契曰今翻道德奉 勅不輕
須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覺末加
言道唐梵音義確余難垂豈得浪翻
冒因天聽道士成英曰佛施言覺菩

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
伽何得非妄獎曰傳聞濫真良談匪
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天音唐
言覺者普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
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
解如不見信謂是要談請以此語問
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
者余是罪人非唯惘上當時亦乃取
笑天下自此眾鋒一時潛退便譯盡
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
幽秘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
請為翻度惠彼邊戎獎曰觀老存身
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
序實驚人同巫覡之煙哇等禽獸之
淺術將恐西聞異國有愧鄉邦英等
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
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彼士尚道
九十六家並狀形骸為桎梏指神我
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
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
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
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
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獎告忠誠如

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下同僚咸
然此述遂不翻之獎姓陳氏類川人
也後葉居於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
岳瀆承梵學富誓願博求以貞觀初
入關住莊嚴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
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遂間行遠詣
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目高勝無不
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於京邑
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貞觀末年敬重
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
不爽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今在
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
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廣文
如後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唐西明寺釋氏

星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
事一條

上以西明寺成台僧道士入內論
義事一條

上以冬雪未降內立齋祀召佛道二
宗論義事一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
論義一條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
李榮對論一條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
士對論一條

又在司成宣 范義頤宅難莊易
義一條

永徽嗣歷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
論道覽前王之逸典追賢達之行事
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
論衡然則晉氏南遷以釋宗為令族
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是江表
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

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相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陷頤斯陳迹不無懷悼致有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後出論場昌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浮詞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一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勅退僧道士各

七人入內論義時會隱法師暨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斷知義道士黃頤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次下勅遣道士堅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大

皇帝皇后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羲亦乃牢籠周漢又嘆仰佛化載濟黎元文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云道生万物未知此道為是有知為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難曰向叙道為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何者若使道是

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兼雜恣生則無知矣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如人君之中開闢之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主子育黔黎尚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惟生稷契禹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惟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鷂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惟生騏驎騊馬而復生豺狼豪蜃乎草木之中何不惟生松栢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楮櫟檉棘茅艾蒺藜乎既而混生万物不獨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為萬物皆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為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為土瓦礫為衢糲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雨宿霜獲暑秋日夜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

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微愕然不知何對立時垂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赦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其抗論立惟論難之體褒貶為先恐難道名有所觸悞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李老君之孫豈有對人之孫公談祖祢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是蒙 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喙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瞋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 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鐘聞湯語至如僧豎五蘊義黃蹟以陰名來難且陰以覆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色之下舉

統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承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虞無以遮著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提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超越之步李崇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翳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乱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義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未子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牙夏感堯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為因外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得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不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為無等覺為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生

即是此方老莊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事經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誣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師詐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取事等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奉辭勅去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廟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斯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勅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事第二

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花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群公僚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幡高廣驚於視聽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寂為於无為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拙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實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

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七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迺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疎虛煩聽覽不足觀採伏增悚汗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上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

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陛下宗承
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
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
座 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
佛如來德高眾聖道冠人天為三千
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
迷拯溺惟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
是釋迦之北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
妄定華夷伏惟 陛下屈初地之尊
光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冀慈
燈於闇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惠元邪
說未可為依勅云好更遣上仍僧為
先令時會隱法師昇座暨四無畏義
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在
別傳 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
法六通為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
數答訖微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
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
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
以不答云是老君上聖何得非洞微曰
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
天下大患莫若有身使我無身吾何

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
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陵轅榮在
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
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相非駁
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
云黃塵之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
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
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
生鬚髮不剪揮袴未除手把桃符腰
懸赤袋巡門獸鬼塵巷摩兒本不異
淫祀邪至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
大怒云汝若以剪髮為好何不剔眉
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
一種是毛剔髮亦剔眉卿亦一種是
毛何為角髮不角鬚榮遂杜默無對
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
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切無慙往哲
於即避席 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
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 主上且辭
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
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日
勅使報榮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
五人論大勝幽州師最好兩人雖未論

議亦應例是勝也立姓趙氏其先伯
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
遂因氏焉趙衰趙盾即其遠祖隨官
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
太山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
父毅隨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
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
三卷並藏秘閣董孤直筆公有之矣
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荼毒有奸
照法師携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
家住幽州照仁寺擁以公貴無由遠
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
猷慧解廼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
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棗二十餘載
聲榮藉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
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
元年舉以申省依追系譯既涂芝蘭
芬郁逾美自到 帝京頻登闈闡聲潔
齊行道率先授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
暉論道咸立之力前後主書錫倫僧倫既
非教元略而不迷然其聲辯包富寫送雲
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竟遂使挫拉強
禦傾倒帝前頤問此何人斯答曰其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第四 第五 第六

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矚允副遺塵頻告裝去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月內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論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為通表因理僧務不墜昇倫

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台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三

顯慶三年冬十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雪析雪降災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褒東明觀道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道論始于斯時也內外官禁咸集法筵擇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褒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褒去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名為本際為際本道名為本際答云平得進難去道本於際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元答云何往不通竝曰若使道將本際乎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第四 第五 第六

得相通返亦可自然而道平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道又竝曰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道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褒即覆結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為道自不得乎相法榮得重竝既不領難又不解結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為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褒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菊堯之嘲塵黷天聽義須棄置誠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詰聊以相答我以事佛為師我為佛之弟子汝既稱為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為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為道祖道士當時忸怩無對塵尾垂頓聲氣俱下褒因調曰塵尾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爽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遂巡下席尋即有勅令褒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褒江表庸僧山中朽樺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枉絃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无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第四 第五 第六

上福田梯蹬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義德隆堯舜遊刃万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續宮闈皇太子聲高啓頌今為膏雨不降瑞雪未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輝要詔緇黃各陳名理玉階闡玉京之教金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帝金輪永傳玉鏡恒明等並北辰慶隆南岳皇后心明七耀體洞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國皇太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彩前星披圖下武義哀海隅遺隱忽廁嵩華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云云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示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為駕方等之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道士張惠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答曰佛出天竺梵音為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哀體之曰道士年耄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頗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哀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抒軸何為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義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為智。答曰為欲破愚癡嘆美稱為智。張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張曰我那忽是愚。答曰般若非愚智破愚嘆為智。道士若愚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張遂飲氣吞聲周憚失守無難坐默。哀因按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為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

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團。哀接聲曰今一彈彈黃雀已射兩鴉。彈彈黃雀足射射鴉鴉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哀又調曰李不自拔張狂助亡姚生一愚那不見助姚即發言。哀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始見斯言無有徒于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哀云三吳勝地本出英賢擯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曰灑法音於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哀謂諸道士曰駟不及古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為謔論脫付法推罪當不虧賴。

聖上慈和恕其不逮不虧之罪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慙張元曰不須述也。哀曰往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遣者也。筆者詳略衷之義道可日脫穎當時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綱於帝前。元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宋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出西京僧道士等往論事第四

顯慶五年車駕東都歸心佛道宗尚義理非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叡西明寺僧惠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爽經通下勅停東都淨土寺哀即於彼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哀姓薛氏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滌縹衣長遊聽采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嚴穴又往縉雲山發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偕問幽求會體素誠爽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尤在渭陰播蕩淳源乃流揚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願謂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毗曇存空成實分河飲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人我鏗然欬然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氣衝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迷歸哀乃誨以謗法之譬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周障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弥天辯給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城道勝嗟賞中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躬閱清言如前略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復徵延聲榮藉甚弘隆今古不意法柱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今上在東都有洛邑僧靜泰 勅對道士李榮叙道事第五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 勅召僧靜

泰道士李榮在洛宮中 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事其事如何可脩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皇王威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雅論於蓬山並駢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躡暢引玄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謏聞雕水鑄木肅承旅宇芥錢交襟 聖旨問道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此事如何靜泰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以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 詔普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皆云道士王浮為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又老子序云西適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為縱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序言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將隱乎據榮對 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老聃死秦矢吊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在老餘皆偽誑偷竊

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退惟各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源真譯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樓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倫詳群錄豈比汝之偽經或云朱鳥味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並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孝之風雅理無倫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已合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生於佛佛還小道化胡

之事斷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蹶角受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不見好音人之无良胡不遁死却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為樞機將委巷為雅論古人請尚方馬劔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固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尔今稱我親承嚴宸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榮辯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悼惶我未發汝剽揚靜泰云李榮烏黠何異結蜺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軛蘆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頭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繞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便曰李榮臂長即良而述屢申馳項亟感鮑胥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揺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閑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憊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閑靜泰奏云嚴揚不嗣江漢靈表榮為蜀郡詞人一何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靈表邨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鳥韻左言用閑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為自屬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尔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 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尚何物緣精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為天中我 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裳恐子自弊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精胡子自是慈嶺已東李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灰獄團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屐却拘或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為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醺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礼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

充斥未亡街惑之徒置罔綱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板纏緋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既無慙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既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為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兩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又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監夜久更闌恐疲 聖旨帝令休榮遂走下基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痹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之榮於塔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侍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梓州飛色摧惡

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采 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礼誦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待其管見親預徵延屢遭勅敵仍參勝席故泰為眾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况對天顏褒貶足稱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之應命便上 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許之解網俗榮非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

勅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別 勅垂顧使將五人入寺尔後頻登榮觀事多不錄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六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

宇殿靈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

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 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通物理平等何法可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通何必山芥有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无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

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

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

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

三年四月十四日於蓬萊宮月波北

亭與道士姚義玄等五人西明寺僧

子立等四人講論其日晚 勅放道

人道士各還觀寺別勅留僧靈辯及

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

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

向陳道德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

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

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

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

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之道不

攝在陰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

自然周易豈為末答元氣已來大道

為本万物皆從道生道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同歸

若為道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

解今若更憑神筭赤舌將必冰銷

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

萬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 難有

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

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

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万物万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

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

無道無道說誰生 答大道雖無形

無形之道能生於万法 難子外見

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

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万法万法即

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

又前言道為万法祖自違彼經教老

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母祖

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

得為物祖惠長捻領前語不得因嘲

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已倒穀皮

答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

為道形亦可道無有指象為物祖

答道為物祖象非物祖 難道別有

大道非祖 答道本無名強為立名

為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

為立名亦可道本非祖強為物祖

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

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

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 答

道是玄微眼為廣法二義不同安得

為類 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

性乖若為同體惠長又無答辯奏曰

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

不願重彈 上大笑稱善 五月十

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

有言說此說無所說 難玄若可言

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可詮當云不

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可詮

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

藉於筌蹄尋玄者要資於言象在

言既其寒棘於理信亦迷勝又更為

迷前難 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

詮玄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

至道中无說无不說 辯曰此是中

論龍樹菩薩偈云諸佛或說我或

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安得影茲正偈為彼邪言竊菩薩之

曰足下若不情昏救表目聞玄黃何

為以至人沮樂同庶類生死 上大

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

堅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

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言詮答

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 難

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

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

難是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

難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

詮玄可並玄非玄若為得並玄正難

空既不並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

辯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

日碑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

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

日碑生於塞外為忠臣於漢朝

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默

聲曰

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

辯曰

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

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默

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閑杜口

上大笑令更難 難曰玄理幽深至

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為得知若玄雖

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

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

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

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

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

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

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

蜀道信為難何不乘鳬遊帝里翻被

枷項入長安勸退榮入京曰著枷 榮曰死灰其

慮槁木其形行忘忘著枷何妨

辯曰行忘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

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

重死灰方未然既逢田甲朵仍遭酷

吏懸榮未答又嘲曰柱枷異支榮擎

枷非据梧閉口臨枷真似濫吹竿

榮恚曰 天子知有榮乃与榮枷著

如汝道人之流 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

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

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拉羅 天子未必皆知

道士著枷 聖人何曾記識 又謂

曰李榮著枷 聖人必不承意儻若

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勵

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 辯曰李榮李榮先乏雄

情爽氣何勞瞋目勵聲仍嘲曰區區

蜀地老竊号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

知努力加食飯 辯曰眾僧本來齋

潔故當食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

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

魚 辯曰向已同齋何為語飯當論時在中後

榮曰蠢尔荆蠻詎堪為敵 辯曰周

德未被往日曷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鳥

泥絮染何為得黑 辯曰心中既有

紫棘頭上遂累木皮末席 辯嘲榮

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鶴已

高逝鸛雀徒自喧已前難嘲甚多不

能盡記每嘲 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序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

先生透駕蓬門之內以今况古夫何

異哉范先生洞曉儒宗兼精李釋未

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空理於法筵

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關中

弥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

鄙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

難留豈可使慧遠仲堪獨論象轡道

林玄度自解逍遙請各據宗塗標榜

題目以申拳擊共叙幽微云尔 范

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

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

齊物之理今古以為難法師可依此

義以開宗轍 問曰今古若難誠如

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

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

莊生以為不尔豈非孟浪之談 范

曰俗滯情於是非在生遂忘於大小

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

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 難曰不須

齊質 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 范

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美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

性故說為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在周雖貴捐情不覺

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美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

均等 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為地盡足 難曰前言

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盡足過人翻為自因更竝曰山大毫小莊

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在生安得齊其大小

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

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古族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

末又南遷因家于襄陽宿殖德本累脩淨業家遶士農門傳貞素靈辯哉

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

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

虛肅常若秋崖含霽霜松引颺每至辨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河箭飛流

月弦揚彩永微年中暫遊東都暫馳天關尋奉 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

入內論義前後為道士李榮等亟經往復靈辯肅對宸嚴縱數雄辯神氣

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餘裕頻解聖頤每延

優將然素懷謙挹加復謹慎溫枝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

次卿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語尚想連環沉吟千祀

略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廷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分負藏都監奉

勅詠造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下 續附

唐麟德元年於京師西明寺撰述

維唐龍朔元年春三月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造真惟佛道稱

聖咸作化於含元寶乘靈實俱開津於有識然則承俗訓一風軌於黜章

佛垂法網是舟師於形有自非統括經誥孰能輕舉謹竭誠心造傳經像

用資景福通祇無邊啓深信之根前喻即真之正業可不然歟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永所惟釋尊弘化慈

誘徧於人天李老垂則述作開於赤縣故使在身在國不免生死之涼離

惱離者超於空有之域所以迴心歸向奉勸無遺造佛書經晨昏禮謁當

願善無不在常志篤於真乘道無不通故莫滯於凡識統諸來學幸願斯

言 金銅佛五軀十一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自惟昭告于十方先覺無極大聖能仁化主慈氏法王行真稟自凡庸矧斯觀伍形雖草化心造弥勒柱下周之史臣道不振於明后佛乃天人師勸德化惣於無邊豈有事天之夫章醮之士琴瑟不釋酒脯未遺禹步而抗於豐隆叩齒而排於列缺誠所不取也今改操迴信欽仰佛宗敬造經像恩程心用伏願啓斯厚夜大啟明離裂久劫之郭經解無始之流縛生生引反本之業代代出解脫之津預有同流景仰斯在金銅佛像五軀 十二面觀音像二軀并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仰惟諸佛大聖神通遍於十方柱下仁風流扇光於五岳梁魏已上未聞道有儀形周齊已下引誘開於氓俗是則擬佛陶化終詐飾於昏蒙達見通微畢曉鏡於明識所以聞義遷善奉造靈儀并諸經誥當使上引下施開遂古之濛泉福始罪終顯窮生之厚郭伏願恩隆

慈施不隔於邪林方便善巧無滯於幽谷並使解明七覺慧發三明拔見幢而偃疑山裂愛網而陳寶駕慈哉同侶可不勉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陰陽結構凡俗之所依持空有駭除惟聖於焉體鏘排三有而超捷聞乎五藏之經在一得而守雌見於二篇之作是則尊天敬地無忽於有為解縛離惱寔開於惑性由斯比德事等雲泥敢用傾誠敬崇流施寫經造像无替暄涼用此福因津通有識咸起見網早越迷林敬造金銅佛像五軀 十一面觀音檀像兩軀諸大乘經相續寫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生在微伍忽廁朝班引之以厚禮敬之以宗匠斯之榮問誠有其由真雖矧處黃冠心存玄化討尋邪誣佛為道父後學迷生妄存比競擬人以倫固難齊准且佛為法王道攝柱史佛垂金色相開四八之奇道見白頭鼻流雙柱之

異聲光不聞於恒俗大羅乃烏有之言神通未化於物情玉京本亡是之說是用歸心至覺經像留情傳於避壤遠流未悟當使一乘一道常作化於大同九天九有共陶津於極教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尋道德二篇不存於毀佛脩多三藏莫述於李宗後學奔竟亞迹於法王前脩奉法志隆於羽化是用丹誠奉述元討於仙經拙心正則豈存於服氣三錄三元緣情而妄立丹書玉檢逐物而興言秦漢由此而致譏藥徐寄茲而取喪是用弔心委志敬寫流通庶有見聞咸存此意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行真所造自惟佛經詞義迥拔於人天道書本末影像於西域何以知然至如元陽一經響法華諸典西升衆卷類方俗詠歌文義不可大觀情事全非所錄况復朱門玉柱之液靈薪穢士俗之情高燕老君之雅識還依正繕寫不濫涂於元陽如本奉持豈有淪於教義伏願聖慈无

尋垂降迷蹤永作道於後昆畢如流
於夢海

金銅佛像伍軀 十一面觀音菩薩二
軀諸大乘經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以道本無形
形之於周魏佛惟有像像布於人天
故柱下之容未足光於視聽能仁之
相可謂超出幽明故使石像浮江經
生火聚羣儒奉之如在書傳記而不
渝是使致勤勤奉持難絕用斯上
善通被下元割見網於此生獲正果
於來際貽諸末業通斯致焉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真以道惟元氣非形像
之照臨佛攝大覺統景仰之尋則佛
稱道父僧曰上賓聖教明文無容隱
匿所以勒寫經像傳奉未聞開萬古
之懸根樹百王之遠軌欲使一乘令駕
拯邪正之登臨九天奉識該幽明而
翊化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惟夫一國朝宗

一人稱聖一土陶化一佛稱覺故使
唐虞殷夏五運推遷過現未來三際
循復代代異材豈惟一老劫劫開濟
是稱多佛無識叙稱已形葛洪之謂
有情通議早見周顒之說是以李輔
葬於槐里秦夫哭而不迷馬遷演於
流沙尹喜變而乘迹未若釋氏大聖
湜封周於環海教義弘明誠濟會於
真俗遂投誠欽仰奉尊歸戒造像書
經式表虔敬當使幽明叶讚心用之
道日隆現未智開冥津之尊將曉永
垂弘範貽則英賢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造蓋以老氏之教不出
流沙釋君之宗化行環海即日而叙
廣陲可知窮神體聖居然非惑二篇
之志言未絕於俗塵三載之經理自
詣於真極所以歸依正覺承受至乘
造佛書經流通士俗願反本之道控
精爽於天衢迴向之門畢權衡於地
軸是使天師受道恒禮佛於鶴鳴隱
居立於常拜釋於茅嶺自餘未悟事
等効尤詳覈昇玄元亘永軌

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夫郭
行真所造真夙知希向早預法流形
雖黃老心添緇釋經像福本每事經
營用資景業通被存沒必願罪終福
始惑盡智明逮及黎元咸資敬仰
維唐龍朔元年西華觀道士朝散大
夫郭行真所造夫為道日損義有存
於克念學無常師理必資於遷善至
於道德五千言不涉於章難靈寶三
洞事有微於方術黃書亦符莫通於
物議玄霜絳雪或陷於烏有未若佛
宗至極坦八正之通津妙法窮真靜
八倒之迷藪所以百王奉化寺塔遍
於大千方代承風僧徒充於天下行
真不惟鄙俚奉佩遺筌造像書經流
通北庶當願早傾三漏早見三身早
騰三界早御三有通被高識通斯意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真聞道本虛通
義非摧結靈智洞照須知大歸自古
同門英秀咸尚佛宗矧代暗識諸生
雷奔輕侮是不遵往哲不讀金科迷
生此見未日通敏至如張族三師相

從拜佛陶寢兩際攝散釋宗詳于梁
魏之書備例蜀川之紀豈非擇水而
處得至身而達性知幾其神悟佛性
之非朽故釋衆具造像書經敬勒願
言陳于秦末庶同悟士塵斯道哉
維唐龍朔元年京師西華觀道士朝
散大夫郭行真所造夫以一實之道
理越於天仙大覺之言義誠於空有
至如陳思辨道乃涉方士之科何晏
叔繇亦在聖門之列然則道有小大
之別聖亦昇沉之儀老君柱史之負
立教非為其主釋乃法玉之位訓範
統於幽明故二篇述作顯於山之論
兩諦大造程於周氏之宗所以必古
至今罕能詳覈余承正則義取真乘
造佛書經無替心曲用茲上善通被
識情願解大道發無上意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重校序

按此一部四卷之書其第四卷國
本與宋本則同唯八紙耳丹本大
多至三十四紙非唯多小不同文
義亦不相涉又前第三卷國本與

宋本則同丹本始終迥異者何耶
今進退檢校宋本錯亂失第三卷
妄引第四卷為第三卷於第四卷
則傍引道士郭行真捨道歸佛之
文十餘段九八紙補為一卷國本
依宋故同錯耳今詳此一部撰集
之體始自漢明帝終至唐高宗歷
紀帝代佛道論衡而國本宋本之
第三卷九七條事即唐高宗時事
也今於第四卷八紙後所連寫十
條之事是高祖太宗時事也然則
先後倒錯勢必不然理須正之今
依丹本以高祖太宗時十事為第
三卷高宗時七事為第四卷而正
焉其郭行真捨道歸佛之文并附
于尾云守其序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K. no. 1067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唐武天皇國事 星

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

大唐西崇福寺沙門釋智昇撰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
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
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群臣以占
所夢通人傳殷奉荅曰日聞西域有
神号之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
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
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史
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時聲教被及
此土陛下所夢必當是之明帝信以
為然即遣中郎蔡愔與中郎將秦景
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
竺國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
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
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
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
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
白馬負經來因以為名摩騰二人既
至翻譯衆經二人為漢地僧之始經
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憂填王